



09939

朱焚草自叙



古人諫草多避

人焚燼

惧章君過也願意良厚

矣余不佞中年始第叨

廁史館改授凍垣伏邱底

命者二年解嘗局外冷眼於

朱焚草

序

一

國是之肯竅畏途之伏機

多師之線索窮有所窺破

而之有所奇中一時同改兄

弟又一往一心靡三日不期

以替之飛合替不譚時事注

獨出獲呈急命佐于盈酒其

枰間神飛義激致喚者
怒者歎歎位下者狀不一而
足歲乙巳抄得從諸兄後
持筆侍

天子於是乎移批鱗犯

詔之慙為愛宮虛為勞聖天之力

未焚草序

二

如台者病唯必欲尽吐之而
後已蓋

令上垂衣四十年為而六為變
矣萬曆二十年以前

上屬精下任事

廟古聖舉為上下系受之

萬曆二十年以後

上深居靜攝不示臣下以

顏色就中取學豈可完詰

以故

上運於無原不能不嘿有所向
而嘿向象則授奸以梯

未焚草序

三

上藏于無形不密不考有所

藉而考其藉又則張奸以隙

天子有厭易士大夫之心而又不

必然其討亂之說宰臣墮

行其自便之計而又自逃躲

於乾淨之地善則歸已惡則

歸君衣鉢既傳以人之盡隨
其言而務為復勤改

主嗣開旋奸罔讀其詞貌皆
顛抔其象實敗絮此暴者
枉欽台永輩所為臣子固
蹈之乎不佞生平痛恨誠

未焚草序

四

不丑以彼易此第不文居慮
不修於焚不銜之白尔今日
亦已久矣已自春諺言吾
至遂挂剗神武暴白破囊
典都人士皆見因縱游長

河南北大江東南字內名

山旆蹟半生襟懷百二囊
中跡字之散佚十二三所
至友人索覽者多不以應保
檢司中所遺得若干之友
寬於

主德敷于政本則君子不必焚

未焚草

五

以此効王即以在興謗則君
草又不少焚古人其有以諒
我哉於伏思士固多有所
宜余拙者之效乃尔故帶
索之其束圃意之與之列

日緝駐鳥之與待漏之極甚

所至而止則身將隘矣焉
用文之終之必焚焉而已矣
萬曆辛亥長至後一日造
緣居士王元翰書於浮玉
山房



未焚草上卷目錄

欣逢 主德更新之會直陳天下受病之由疏

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真疏

政本虛人廷推難緩疏

時事日蔽 天聽轉高疏

銓衡選舉宜公兩省獨遺非體疏

根本重地痛苦剝膚疏

關便道以利萬世疏

稽積弊以裨實用疏

未焚草

目錄

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

廟堂清議宜明部臣持論無別疏

政本重地不宜恕納匪人疏

聖躬靜攝日久天下伏機可慮疏

未焚草下卷目錄

巡視疏

防奸大典一旦決裂疏

聖澤誕被困商偶遺疏

縣令為民被逮疏

兩省司官奉 旨設處久未題覆疏

公同僉商紛紛營免可駭疏

滇患孔殷維桑慮切疏

滇民不堪苛政疏

陋惡撫臣生事誤國疏

惡璫抗 旨毒商疏

天下望治甚殷銓宰得人最急疏

灾異重大加派不前乞停三殿工程疏

再陳廠庫未盡事宜疏

未焚告下

目錄

二

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疏

巨奸塗面喪心比私害國疏

言路重地不宜自蠲廉耻疏

豪璫倚勢踞廠橫噬剝商疏

奸輔挑釁誤國疏

附書抄目錄

上朱閣下書

上楊少宰書

與毛選君書

上葉閣下書

上葉閣下書

未焚草上卷

梁南王元翰著

謹題為欣逢

主德更新之會直陳天下受病之由懇乞

聖明亟賜省覽以策勵臣工以光贊

聖政事臣竊謏劣誤蒙

皇上作養史館改授諫垣遭際可謂厚倖每思古人

云得志不為宰相則為諫官謂宰相能行其志

諫官能言其所行之志也今待罪吏科將已逾

未焚草

二卷

月追惟候補陞伏時見天下景象大壞極敝幾

至不可收拾切欲進一二不識忌諱語又恐出

位招尤曾三易草而不果於上頃者伏觀

皇上斷自宸衷沛發

明詔割愛改步渙焉忽焉使日月重輝乾坤再造敷

天臣庶罔不舉手加額頌呼大聖人之作為直

起出尋常萬萬因念

祖宗垂澤閱遠逆睹

國家永永太平之祚端在此一舉矣書曰皇天

佑有裔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詩
曰令聞令望四方為綱以質今日吾

皇舉動即詩書所稱何以加也顧在上之轉移則甚
神而在下積弊有未滌恐非所為上下勤恤共
迓天休也臣敢以聞見最真時事最切者列為
數欸為

皇上陳之冀少垂聽焉一曰責法令之行

祖宗立國規模超軼近代傳至于今承平日久兵紀
頽廢也而強不如前代財用罄竭也而富不如

未焚葦

上卷

二

前代虛論日滋也而功業不如前代有識之士
堪為痛哭乃天下猶晏然無缺者凡以祖法極
備盡美如犬牙相制犄角互持用是有亂端而
卒無亂形是

本朝全以法制立國者也可一日弗守乎邇年以
來各衙門漸覺苟且之念遷就之私牢不可破
一事之來漫無成畫及事覆敗也又無以歸其
咎一官之缺眾為射的明知奔競也猶姑以應
其求是以至有昨日之令今日廢閣而弗問矣

今日之請似昨日之令而實非矣凡此苟且遷就總之起於顧皮面耳皮面公行法令盡廢尚知有

朝廷乎此打爭之術大亂之根巨愚以為當責行者此也二曰專會推之權

國家罷中書省設六曹曹各專司

祖宗慮為至遠邇年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九卿卿貳皆得執筆各推一人名曰會推夫會推之行也豈無心切急公內不避親外不避讐者乎會

未焚蓋

上卷

二

推之久行也又豈無居為奇貨乘以樹恩藉以償得者乎此欲以示公反以濟私至使天官柄衡者反化為旁觀畫諾甚可咲也不如罷衆人會推使權總歸之於吏部其舉之而當也我得以考其明舉之而不當也彼不得以分其罪况乎要津之地神通畢聚鋒鏑縱橫一開分散之門大啟鑽刺之路所係非淺巨愚以為當專一者此也三曰慎名器之重國家勵世磨鈍惟此名器故繁纓小物也孔子惜之郎官卑僚也明

帝難之蓋其重也何況

制誥之詞人得片言以為榮者今且長篇闔麗溢美
市歡甚至叙及家世之私惟取排對之合瓊屑
斐疊下等平交四六大非簡重之體也

皇命不既輕乎

天子稱卿舊止於內閣六卿憲長而已何可假借今
且南部卿貳俯而卿之矣甚至總戎武弁亦冒
而卿之矣此陵夷之漸大非稱謂之體也

王言不既褻乎然此猶曰無甚關於治亂也至若京
堂之濫則尤近事之可駭異者舊制臺省遷轉

未焚堂

上卷

四

一內一外內者固優外者非得罪于清議亦不
為劣轉也竊見兩年以來科臣之內轉猶止五
員臺臣之內轉業已二十餘員矣一時京堂濟
濟摩肩接轂至藤棍為之價高其間固多品才
卓犖素厭人望者亦有借資俸為詞不得不已
者夫京堂之可貴者為其少也假令入不復出
人盡京堂則京堂亦何足重其必欲得京堂者
為其去開府近也然節鉞之寄必兼採聞望之

陰物極過多多亦成壅塞矣惡能必外轉之咎
鈍而內轉之皆捷哉則又何必專借京堂為也
明借雍塞之機渾濫清華之秩今日以苟且得
之安知他日不以苟且失之即諸臣自為計亦
非也臣愚以為當慎重者此也四曰廣賜環之
詔國運之盛衰本於人才之虛實故隆古之世
必曰野無遺賢者以遺之則朝廷不得用小人
進禍亂隨矣頃讀

恩詔起廢一欵有除永不叙用外一語竊以為似未

未焚草

上卷

五

大也夫諸臣謫遣有分別總因觸犯

聖怒有重輕今

聖怒既霽則天度自恢同一建言得罪何忍使覆載
之中有棄物不得與于光明之耀哉如其人而
不肖也則亦已矣如其人而賢也乞

勅吏部分別起用盡展其能不然天生有用之才使
之養賁丘園枯槁巖穴甚為盛世惜也臣愚以
為當推廣者此也五曰嚴奏辯之妄

國家設科道兩衙門專司言責凡天下之利病百

僚之奸邪咸令其以白簡從事一人之耳目難徧人情之隱微豈無一二風聞言事過當者竊見近年以來一經論劾必紛紛辯擾一辯未已繼以再辯再辯未已叅以詛詈如此必盡糊言官之口不彈一人乃為快乎夫刑賞聽之

朝廷是非歸之公論若盡待揭辯而後昭明豈言者語語俱屬鑿空辯者事事粹無可議乎殊非省愆自修之道也惟此風不已小臣倣倣有至上書自頌其功者矣又有至上疏指缺欲自陞

未焚草

上卷

六

其官者矣壞士夫隄防損

朝廷威重日新月盛成何世界臣愚以為當禁巖者此也抑臣猶有說焉往古國家長治久安必其元氣厚而不屑神氣張而不弛元氣在一人之天機

皇上天機既自為轉動願永堅此念則培植自遠臣不憂元氣之不厚神氣在臣僚之精神臣僚精神無人提掇恐漶漫之久盡化為灰頹臣寔憂神氣之不張乃提掇天下精神則又在吏部與

都察院耳自李戴溫純二臣去國懸缺未點仰
窺

聖意淵遠必簡在有人為慎重其官故慎重其人但
此官進退人倫風表百司所謂提掇精神以振
張神氣之人最為喫緊者况

朝覲在即外察不遠尤不容遲則銓臣之宰與憲
臣之長宜亟下也臣遠方下士念亂熱衷雖不
識時務亦不敢撫拾浮辭如一得可採伏望

皇上檢發施行或于士風吏治不無少補矣臣無任

朱林大草

上卷

七

竦息待

命之至

丙午正月初十日

謹題為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真謹據事直陳
以昭是非以清

聖覽事臣惟大臣與小臣不同出處進退自有法度
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周任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蓋明以止之一字折大
臣不割之心塞鄙夫患失之路詞嚴義正真萬
世相天下者之法舍此皆邪逕矣臣頃接邸報
見首輔沈一貫于求歸疏中因辯御史蕭淳譏
其觀望遂牽引去位已故二三輔臣自解臣初
讀之方謂展墓詞窮借以措語再玩之實撫辯
之巧用意之深不敢不據疏推隱為

皇上一剖陳焉其曰昔中時行王錫爵之賢人之譏
刺猶不遺餘力故王家屏寧抗

皇上之威嚴拂衣以去終不能濡忍以當衆口之騰
沸人言之可畏勝于天威之可畏如此夫是非
自有定衡人品付之公論一貫牽已去之人形
今日之事已屬無謂何又顛倒其品譁幻其說
其于王家屏不曰僉論之極為推崇而曰衆口

之將有騰沸以明諍直節之士加以畏言先去之名不惟寃其人且併枉天下矣其無是非之心一至于此一貫得

君行政可謂不久乎方獨相之時形跡未露人亦在疑似間或以為夫夫潛移嘿奪之妙用不假辭說也或以為夫夫希容容之福視國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相關也乃于萬曆三十三年間忽有撓亂京察大典之舉保留私人錢夢皋平生心事至此一盤托出是以公論不平言者

議起馳書規之則有今應天府尹徐申矣公本刺之則有南道御史孫居相給事中陳嘉訓矣因辯折之則有吏科都給事侯慶遠矣露童彈之則有候補主事劉元珍兵部主事龐時雍矣上書極詆之則有戶部主事張五典刑部員外錢一鶚矣是一貫被論之顛末如此果自取乎抑人求多乎人之心術各操如陰陽之異其用學術各適如燕越異其轅豈能強引以自寬而自便臣有以窺其微矣方今紀綱陵遲法令盡

廢處處陷危人人思亂幸賴

皇上方寸炯然是非洞照故邪正現形翕張在手不
反于亂如一貫顛倒混淆之說進布冀

皇上覽而心動必將疑曰從來內閣人所求多之地
不論賢否不論是非一都政府身為射的如此
乎建言之不足信也建言既不取信於上則言
路斷絕奸宄縱橫危天下以自安亂天下以自
治而天下尚可為乎是此說一出其凶害于國
不小也朝廷以耳目之責寄之言官故誘之使
其言寬之作其氣猶恐欺蔽不得盡聞焉故曰
主聖則臣直乃謂人言之可畏反勝于天威之
可畏是何言歟建言者犯忌諱招怨嫌總之為
國一念朴忠如使人人肯言正所以尊

朝廷重

天威也寧有與

主威爭勝之理哉以為主之言而為勝主之威倘非
聖明在上必震怒流毒笄制衆口從此誰敢望九閭
而吐一辭乎此說一出禍不可言又不止于人

言不足惜之意也臣觀自古奸邪誤人家國者
寔忌天子英明必顛倒賢否以眩瞶其聰明則
真是溷而已有餘地自古奸邪剝擊善類者善
激天子怒惱因憑借機鋒以恣流其慘毒則正
氣短而惟其所為一貫而無此心哉則臣之所
不敢信也夫明主可理奪天道寔惡盈一貫身
都卿相年逾古稀囊橐敵國恩廕滿前更復何
求為今之計只倒身早去以謝天下而已矣何
可巧辯射影脩腹中之鱗甲露紙上之戈矛哉

未焚艾草

上卷

十一

雖然大臣被入言固當決退朝廷待大臣不可
無禮一貫自杜門以來屢疏乞休鴻臚宣諭不
出中官宣諭不出兩次頒詔不出乃至加上
聖母徽號異數大典又不出雖其處心設謀或别有
神通然更無復施顏入閣之理其不能再出也
審矣

皇上亦當免其休致勿使疏數十上徒為套語則政
本地重而朝廷待大臣亦有體矣一貫于臣有
一日之長况將去之人駁之有何風力唯是非

邪正關係匪輕義不容嘿嘿已也願少賜
省覽宗社幸甚
二月十九日

未焚草

上卷

十二

謹題為政本虛人廷推難緩謹獻一得以倘簡
任事

高皇稽古建官有監于胡惟庸之失也遂罷中書省
設部院分曹頡頏而事皆

朝廷總之且不許臣下奏立丞相著為令嗣是又
以吳伯宗宋訥等進

殿閣學士亦不過倘

顧問而已沿積至今竊見閣臣貴重地望之隆崇

眷注之殊特百僚不敢望焉是無宰相之名有宰相

朱熹

上卷

十三

之實矣朝紳士庶與走卒兒童莫不指曰某相
公云云是無宰相之制併有宰相之名矣以一
身係中外之重朝廷所不可行之于天下者閣
臣能止之天下所不能得之于朝廷者閣臣能
請之此何等地位也而可不極其選哉頃者

皇上一日之間並罷沈一貫沈鯉兩相舉動駭異其
間是非可否當罷與不當罷舉朝竟不敢為沈
鯉而伸一詞焉夫至於是非可否所在能使舉

朝不敢言

皇上不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也乃輔臣朱賡揭請
廷推至再至三卽亦謂獨力難勝衆舉為當乎
臣思廷推在卽則爰立伊始一退一進之會實
一否一泰之關所謂

社稷安危在此一舉古人云人主之職在論相茲
政

皇上論相之日也天下無事之日雖摸稜伴食之輩
猶不可假坐鎮之空名矧今方多故之秋非識
治揀時之才豈足堪調燮之大任

未焚草

上卷

十四

陛下以今天下為無事乎為多故乎士風深巧入神
法紀廢弛殆盡堅行不典之弊政苟且賄賂視
為當然力戰難枉之公道倒置是非必欲取勝
國不止無三年之積也而且泥沙用之於不可
稽核之名民不止於九室之空也而且豺虎驅
之於靡一乾淨之地甚者材官之智勇盡萃結
交腹劑必釀倒戈之毒禍正直之精神無人提
掇傍徨常有短氣之英雄以堂堂

天朝不自強反寄緩急於衰頹之虜婦區區市賞

何足恃惟伺動定於老病之夷王蓋天怒與人
怨交深內修與外攘俱救識者念及于是每恨
生不逢辰而食不下咽誠岌岌乎殆哉時也尚
可令政府重地致援引邪類參用匪人以誤國
耶嘗考覽古今見國之理亂全由相之賢奸故
古之善觀人國者惟視其相之何如人宋之仁
宗知人善任當時如杜衍文彥博司馬光韓范
富歐諸君子皆相繼秉政釀成慶曆四十年卒
盛之治其實非無夏竦劉沆輩小人謀構卒不

能勝善類故不能害治也王安石佐神宗原不
知富強之術而天性執拗過人創立新法引薦
群小反為呂惠卿輩所賣天下始騷然不寧而
元氣削矣自是奸邪接踵蔡京章惇輩用而汴
都破汪潛善黃伯彥輩用而宋祚南丁大全秦
檜韓侂胄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輩用而宋運
終衣鉢相傳皆醜正為讐助天為虐其實非無
司馬光李綱崔與之趙鼎趙汝愚諸君子孤忠
拮据然卒遭貶斥不能勝邪類故不能救危亡

也夫此輩平居則嫉賢罔上利盡歸己有變則
或還或逃禍獨歸君故擁奸欺蔽惟宋室最多
乃遭夷狄之禍亦惟宋室最慘至若

本朝相道在永宣間則推三楊在成化間則推劉
謝在弘嘉間則推李楊雖忠信氣節之士不乏
而相業遠不逮古說者謂宋室有相而無君

本朝有君而無相亶其然矣昔王禹偁為待漏院
記其中有曰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
民未安思所恭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賢人在

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合災
青洵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清欺蔽日生請
修德以釐之憂心冲冲待旦而入相君言焉時
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其
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金
寶玩好思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用之直事抗
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
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怙
惰假寐而坐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

際哉帝位以之而危矣此其義正其言中臣每
愛誦其詞總不如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
廣忠益四語尤為萬世相天下者之鵠耳然小
人易與君子難合縱彼及亂之主豈必好用覆
國之人哉蓋不知而誤用之也皇甫鑄程异之
相也雖市途負販亦唾而嗤之而憲宗獨以為
賢王安石秦檜之相也惟呂公著晏敦復大以
為可憂而舉朝方慶得士人固不可掩而亦甚
難知大抵光明正大近側不延譽者其人必君

子也陰晦柔忍為宵小所引拔者其人必小人
也以此察之可得大槩矣是故今日之舉謂宜
以才識為最有才識而忠實端潔者其上也才
識不足不失為忠實端潔之品者其次也不惟
顯掛物議者不當濫列即盜虛名而闡大體者
更有覆鉢之虞不惟才匪經邦者不當溷推即
才足稱而實不能容者亦有僨轅之慮又必兼
南北而用之合內外而收之何謂兼南北才生
原不擇地勿持曲意偏南勿徂私見重北蓋納

牖遇卷南人所長而長材大器多出西北可不
兩盡其能乎何謂合外內立賢原不以方起家
翰林者宜倍用一人取其德性閑鎔以倘碩問
起家別衙門者宜叅用一人取其世務周練以
備緩急豈可使空與會推之名獨遺欽點之實
也况

國朝殿閣名臣不從中秘發跡如楊士奇夏言楊
一清輩者固多也可不兩得其平乎乃點用務
在會推之內以防他進之途恐一人之薦拔未

未焚草

卷上

十八

必當衆口之議論乃為真不得不公也會推必
坐舉主之人以杜私交之路進一君子天下受
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害不得不嚴也故是
役也非

皇上採至公於廣衆之中行神斷于毀譽之外幾何
不輕軍國于一擲哉凡此皆重始進耳及夫簡
用之後更欲仰藉天語叮嚀勅其同心輔政一
德迂衡不可分南北而膠未化成心使畛域愈
牢而不可破今天下政如同舟遭颶必協力若

左右手猶可望濟假令鼓楫柄柁者復分馳異嚮則胥溺之術矣不可恃廟堂而與清議為敵使意氣愈激而不相下今天下政如久病百虛之人惟賴清議一綫不斷保為生氣而庸醫者嘗試復以耗氣之劑投之則不起之症矣第與其揀之用後而盤踞堅固去佞嘆拔山之難何如揀之事先而斟酌去取黜邪若脫距之易乎臣言官也嘗耻毛舉細故以塞責茲目擊大典如舉之而當也臣僉題以成美如舉之而不當也臣不難持白簡以從事然總之無如皇上睿鑒妙簡得天下第一流佐今日中興治使正人至叫號以為歡邊夷以生事而相戒自無庸臣等喋喋而子孫黎民尚亦有利矣伏冀

聖明

省覽臣無任竦息

八月二十二日

謹題為時事日敝

天聽轉高謹痛哭流泣以瀝愚懇以冀感悟事伏惟
國家有朝常惟英明之主能振之而亂政則多變
體矣變而任其變雖變者亦習以為常

祖宗有明法惟知恤之主能守之而流弊則漸陰蝕
矣蝕而忘其蝕則蝕者終必致于盡天下至此
雖十管子無能為也我

皇上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初猶處晦以觀明處
靜以觀動默察其機應物而作乃近年以來精

未焚草

二卷

二

神別繫厭玩士夫于國有不聞也于家有不見
也致使君臣堙鬱上下猜疑小大溷慢于

朝廷大機大害所在相顧推委悠悠沉沉若不繫
之舟任其所之而之焉夫情急乎天誠可格主
此雖諸臣苟且相師之過乃

皇上之自為

社稷計則亦大矣易曰地天交泰其詞曰上下
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
交天下無邦無邦者雖有君臣廟社而亡國之

形已具矣故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
亂之極至于近臣不能自達頃見輔臣朱賡以
缺官要政揭至再三不蒙報可雖閣中近日密
揭煩碎不持重以操必得之術然

陛下固可概置而不問耶周書曰三公論道經邦燮
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雖聖神在宥未有
舍公孤而能獨運于上者自二相去位曠焉未
舉會推未下臣仰窺

聖意豈以曩吾之所以故卜敦請而來者皆犯天下

未焚草

上卷

二一

之公議而不潔以去若是乎人之不足任耶不
知天生大為之主必生名世之佐從古開國守
文令主皆不借才于異代在選之得人用之何
如也未可以此便輕天下士耳賡辦閣二年尚
未睹

天顏一面

皇上試思從古有如此之君相否乎使其憔悴奔走
以隻身而佐萬機不惟力不勝恐日亦不足矣
則丞簡二三輔臣商確大政同心濟險今日之

第一義也不然人失心膂厥疾為狂宰相非人主之心膂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六卿憲長曹甸臚列總天下之政以歸之天子一官曠則一曹無所素成今六卿強半成空懸缺至數年而不補或以一卿貳署篆兩曹扯拽支吾成何世界况此何時也去大計群吏之期不過數日而冢卿與總憲猶未點用臣觀此局面將來必待事急時迫苟且那借一人以了此察事耳不知冢卿百官之統必得精明端亮粹然無議之賢

未焚草

上卷

二二

總憲風紀之標必得稜層蹕落挺然不回之士當此進賢黜不肖之時苟漫然以借用不端之身臨于其上何以服天下之心塞群吏之口乎至若各省直監司知府皆宣澤承流之人今一監司必手縮數符各知府多出佐貳此世間一變也夫專屬無人則責任無着利所在競馬攘臂害所在托言代庖是

皇上吝授人一官實與人以兼官朝廷潤省官之羨百姓遭被刦之慘于國計民生兩不利也人失

股肱厥疾為痿內外諸臣非人主之股肱乎臣
所為痛哭者此也諸侯有諍臣五人則不失其
國天子有諍臣七人則不失其天下故祖宗設
立科道兩途即古之諍臣也列聖相承靡不備
員足數蓋人各有口然後朝無伏奸今南北臺
省寥寥若晨星斷鴈而被召而來鱗集闕下者
積年累月曾不得沾一

命以吐其竒以至解館分留閣中大事不宜無故而
自亂常期

未焚草

二卷

二三

陛下豈以其中亦有科道故爾遲遲乎夫既召之又
姑置之必待其喪氣而後用之使士大夫得一
官等登天失一官若喪命此衰世消磨英雄之
餘烈

皇上何見而出此也是故御史雖代天巡方不過風
厲一時之官也若閉門枯坐仰屋興嘆重巡則
故無此例報命則相代無人威令不行于強督
之末舉劾漸更于盈篋之投勢熟人頑事久變
生上下紀綱陵替殆盡此又世間一大變異也

人失耳目厥疾聾瞽科道非人主之耳目乎臣
所為痛哭者此也廢棄諸臣淪落山谷蓋亦有
年矣雖奉詔起用未見連茹彙征夫天子賢才
生之甚難保之良厚故蔽賢為不祥也姑不遠
引如

本朝天順間尚有安車蒲輪辟徵咨治今何忍培植
有用之才望河清之難俟睹天霽之無期若再
數年不起竊恐少者壯壯者老者老者死人之云
亡邦其殄瘁則亦大可惜也

未焚草

上卷

二四

皇上乘飛龍以御天使賢人君子不得相應相求在
下位而無輔得勿動而有悔乎臣所為痛哭者
此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夷為我守也茲
者班白二酋敗盟犯順尋飽載而歸蓋原志在
剗剗耳國不患外警而患內虛故曰不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今九邊糧餉缺至八十餘
萬處處告急轉借無門內請弗應平居則凍饑
切身必釀脫巾之變有事則怨恨入骨安有死

緩之志幸賴

國家無治人而有治法無治道而有世道無人謀
而有天意我固不產英雄彼亦不生豪傑故二
百年來安瀾淨氛小警輒殲大變不潰耳豈盡
一人之威靈哉今京師列十二大營言兵則十餘萬
衆矣計餉則每年二百餘萬矣兵不可謂不多
餉不可謂不費矣

陛下試問此十萬衆中能戰者幾何不過選鋒數百
而已其餘兵則今之班役市棍負販是也或以
空籍而支實糧或以一人而冒兩餼輓東南膏

朱焚草

上卷

二五

血養此無用群蠹漸積有年人人熟知欲因循
之流害無窮一振刷之奇禍立見國事至此亦
可寒心矣萬一卒有緩急可驅此班役市棍輩
為

陛下出死力衛神京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

皇上既陰拱自晦天下不得望見顏色所恃以與臣
僚往來者獨此區區章疏耳數年以來臺諫封

事一切

留中如以石投水者然夫

朝廷所以待臺諫者惟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禁
除事干機密人主所當獨聞者須留不發外並
宜降出行遣若不報是非不問來歷則是者既
不見之施行非者得乘以搖惑言路斷矣

皇上得非厭封事之多乎宋任伯雨為右正言半年
上一百八疏尚不足救宋之危亂則謂今為絨
口可也故今之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
于時事第存此一段議論在天地間以盡吾職
耳夫使言事者惟空存議論甘心無益世道可
未焚草

上卷

二六

知矣是故封事者發蔽破奸人主之利刃也不
行則不利挫其銳鈍其鋒一頑鐵而已一旦有
奸人朋比艱詭誰為

陛下橫口談事橫身當事斬城狐而斷國狗乎臣所
為痛哭者此也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施
智智以敦信信以保位故國無邪教府無淫貨
我

皇上推稅之使徧天下民間轉壑炊骨賣子市妻以
供無底之蹊壑髓骨俱盡矣冤聲怨氣上通于

天致災異迭見方且指

三殿以為名猶未蒙有分毫之捐賜方且借停止
以悅衆何嘗明示止罷之日期是天以回祿警
陛下陛下政借回祿以剝萬民也非情矣夫善政之
行猶必數年一更况虐政可堅行不變乎此其
于守財為不智于出令為不信于保位為不仁
竊謂當此離心畔德之會亟宜為收竿罷釣之
舉臣豈敢阻

皇上之財哉盖留不盡于閭閻政所以保已得于帑

未焚草

上卷

二七

藏也不然財能潤人亦能食人如有宋覆轍城
下之盟搜黃括白輸赴虜營亦可醜矣故與其
為人散毋寧我自散乎詩曰大東小東杼軸其
空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臣所為痛哭者此
也

皇上蒞政初年

郊廟必親朝講時御斯時朝野殷富皆歡欣舞蹈之
象故萬曆十年以前與二十年以後天下又一
景象矣二十年以前與三十年以後天下又一

景象矣所以然者

郊廟之庭絕跡則天地

祖宗血脉不相聯貫朝講之席生塵則伏機隱禍壅蔽不得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

皇上何不年一再出與天地

祖宗聖賢一相對越以受茲景福也青宮教範宋臣至欲選端人正士與之起居內殿今

皇太子講讀經年不舉屢疏不報親昵宦官宮妾踈

遠賢人君子何以遵倣聖王周練世務雖天質

未焚草

上卷

二八

粹精不無虧損智德語曰胡越之人生而聲同長而語異者習使然也况天下大器與手不相習異日必隔礙而難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若是則且無以貽子謀矣此固大根本所係最喫緊者臣所為痛哭者此也

皇上試思天下誰家之天下臣民誰家之臣民邊事誰家之邊事子孫誰家之子孫章奏誰家之章奏紀綱誰家之紀綱必有惻然不寧于衷者臣

愚願請

皇上乘此一陽來復之後盡掃前非亟下一哀痛罪
已之

詔頒行天下使老幼見者相頷感泣咸曰

皇上未忘我輩也如輪臺奉天故事則民心愛戴天
意自從俟明春煖暢先御朝講或平臺煖閣時
一召見大臣商確時政又使臺諫諸臣得面陳
可否一飛冲天一鳴驚人吾廢之吾能用之吾
取之吾能舍之吾塞之吾能通之吾弛之吾能
振之濟濟鏘鏘雖雖穆穆動靜相乘闔闢相禪

未林火草

上卷

二九

休否運以迓泰衡此固君道之至樂何嫌何疑
而不為也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
又曰冥豫成有渝無咎今已陂矣已往矣已成
矣尚不能動

皇上艱心貞念而不一渝改乎故曰明主治治庸主
治亂既已亂矣又何治焉臣于昔日恭遇上
聖母徽號時仰瞻

天顏豐粹舉止端疑出語二三同志曰諸公可勿慮

已

主上英明森發見于眉宇福祚無涯我輩自不及于
亂各相舉手慶幸有如近日所為迷而不復日
甚一日則又竊虞有不可知不忍言者廁乎其
間矣用是哭泣不已繼之以血他日勿謂臣等
養容不先言也臣無任干瀆
天威之至惟

明主省覽裁行宗社幸甚

十二月十二日

未焚草

上卷

三十

謹題為銓衡選舉宜公兩省獨遺非體懇乞
聖明亟賜譽處以平人心以均吏治事臣惟

國家用人惟銓司最重以銓司乃用人之人也故
遇缺必會推選推俟欽點誠重之也然又內外
齊收遐邇兼舉曾不以一方一隅見遺者蓋為
本地之人習知本地之才品借其斟酌而薦之
朝廷然後下無偏枯之歎上有公普之利

祖宗規制所從來矣雲南貴州僻處西南解額雖少
合之每年八十人焉不可謂不多進士雖少合

未焚草

上卷

三十一

之每科常十名焉不可謂無人其間文物之漸
濡與山川之苞孕豈無精明恪慎之士堪佐銓
叙而不負天子之任使者哉故以雲南吏部就
臣所記憶者試為

皇上陳之在成弘間則有張志淳授文選即歷官至
戶部侍郎者矣在嘉靖間則有趙汝濂授考功
即歷官至副都御史者矣則有張合授稽勲即
者矣在正德間身都宰輔兼吏部尚書出入將
相為安攘名弼者非楊一清其人者耶至我

皇上御極初年位登冢宰清品重望迄今為士林景
服者又非嚴清其人者耶由司官言之昔何以
接踵今何以絕嚮由大臣言之既可以為宰輔
冢宰不可以為司官乎此臣之所未解者也自
萬曆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吏部一本為兩廣
雲貴缺司官一員其實推舉者曾用升李延大
二人乃李延大即有點矣是役也推舉之人雖
盡出廣東然題請之語猶並書雲貴臣思侍郎
楊時喬清真公慎此舉必不草草或者將次第
未焚草

上卷

三十二

行之耳但據奉

旨至今又幾二年所矣日月云邁堙鬱殊深殘局未
結地方有賢才而見遺

朝廷有缺典而不舉臣叨言路不吐一言梓里亦
安用臣為哉臣敢借箸畫二策一謂欲一次舉
兩廣一次舉雲貴使其更番而有定序彼之不
得入此猶此之不得撓彼也一謂竊聞驗封一
司員缺可補欲於兩廣之外更為雲貴添設司
官一員誠為至便不獨無得於兩廣且無妨於

雲貴也說者曰若是雲貴不太便宜乎臣以為不然何也添設之後如有人有缺則推而上請如有缺無人則懸而待後惟以人而就缺不以缺而就人此又於添設之中絕無偏勝之弊者也蓋合東西南北之士以共事

一人何地皆賢何地皆不賢萃耳目手足之力以同衛元首何可獨用何可獨不用士氣不平人心不服治道不興所係誠非細故也伏望

皇上亟下臣言勅下該部從公勸處庶於吏治不無

未焚草

上卷

三三

少裨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奉

旨下吏部

丁未二月十二日

吏部題為查復銓部冊庫舊制專註司臣管理等事等因奉

聖旨這本深得補偏救敝之意凡關係本部職掌的不妨率屬舉行雲貴司官久缺委屬不均着從長設處其輪管冊庫及省刑部一員以益吏部事係更置還會同該科再議來說

謹題為根本重地痛苦剝膚謹循職掌杜鋪墊
以急救倒懸事竊惟都會之地

國家

宗廟社稷陵寢倉帑具在凡此商民當其無事則必
問疾勞苦一旦有警藉以禦災捍患所為惠解
懷保視他省直尤宜加意故

祖宗朝徙天下富戶以充實京師誠為根本慮至遠
也臣待罪工科有厥庫之役時至公所見群商
羅跪垂泣號呼告銀自稱差重人少家空勢迫
每於支放時見少加百兩則歡若再生或停減
百兩則痛苦就死竊嘆曰明明

未焚草

上卷

三四

天子赫赫宗周豈宜有此景象及察其受累之由詢
之公共之口始知商人之困憊者為鋪墊多也
鋪墊之過多者為惜薪司之內官多也而內官
中窮兇極狠威取刑偏如楊致中其人者尤為
罪魁焉鋪墊之名臣不知所自起但該司內官
舊不過二三十人故其數猶少其欲易辦今朝
進一人暮進一人聞幾十倍于前矣

陛下試思此輩群爭力懇必得此惜薪司者意欲何為不過為柴炭商人皆殷實之戶錢糧之數易於需索肥潤耳人數易多則豁壑愈濶豁壑愈濶則填補愈難聞上萬兩柴炭至用九千兩鋪墊矣取數稍有不足非刑異法又隨而及身揚致中飽欲坐視衆閹宦攘臂取盈不知銀至九千在商人竭借經幾主在庫藏給放經幾月而尤不足滿群視之眈眈也一人之使用如此合衆人之使用不可言矣一季之使用如此合四

未焚草

上卷

二五

季之使用不可言矣是以京師數萬金之家一掛四司鋪戶之籍無不蕩產罄貲投河經瀆之慘挈家載道之狀酸鼻刺心孰非鋪墊二字流毒哉語曰十羊一虎勢無全羊况十虎一羊羊有不頃刻立盡乎且鋪墊既入手凡一應錢糧必張寡為多掩惡為美一舉而虧國故民彼獨居間受利非所以為計也書之信史傳之萬世謂德政維新之時厚縱掃除以魚肉百姓非所以為名也頃者滇秦之變越在萬千里外

皇上立斷從寬中外悅服况

輦轂之下門堂之前有此極弊重苦忍令痛楚决裂不一引手乎昔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反簡子之子出走晉陽智氏引水灌之城僅三版灶沉生蛙而民無叛志卒能滅智興趙由此言之民未有不撫育于先能使保障于後者也今京師重于晉陽而鋪墊慘于繭絲四方自有採斂而心志俱離幾輔復以剝削而髓骨俱盡脫有緩急將何所恃焉為保障臣竊惟

未焚草

上卷

三六

陛下危之夫此亦匪朝夕矣

陛下知之而不問天下事可知矣如此輩負國橫行陛下實出不知願俯採臣言亟

賜乾斷痛裁抑而盡滌洗之要使該司官有定數不得因乞濫入鋪墊止循舊例不得額外多求庶雕疲之命少延根本之地可固矣幸

聖明留意焉

三月二十四日

謹題雲南會試舉人楊提等一本為關便道以
利萬世事臣等惟利不百不舉害不十不更蓋
權利害輕重而為行止者也雲南雖僻處西南
高帝手關

列聖漸濡迄今聲名文物形勝貨財庶幾與中原爭
埒所稱西南上游雄鎮也乃往來之道僅僅黔
中一線穿羊腸躡鯨背百舍重趼四閱月後始
達

神京兼以貴州一帶盜賊公行虎狼截發經于其

未焚草

上卷

三七

途者莫必生命宦于滇中者多規避以去人心
灰冷法令疎濶至于臣等計偕觀光必破家蕩
產一遭垂翅難再戒行茹苦負痛尤有不堪言
者此其不便商賈貽害仕宦流毒百姓大非天
下為家萬里賓王之景象也查得雲南別有新
路一條由廣西府入廣南府由廣南府徑入粵
西田州由田州入富州至三江口可以水道下
留都可以陸道達湖廣常德不惟寬夷足容尤
軌且較之走貴州者捷近三千餘里誠至便也

臣等思惟此途一開有五便焉士夫往來商賈出入舍險就平舍遠就近願仕其國願出其途其便一貢金貢石一切賫奏不必西涉長江東防巖嶮其便二貴州素乏錢糧賴滇楚蜀三省協濟以故每至入覲年分驛遞罷苦不支至移文雲南布政司願開新路如此途開則人多由新路貴州物力民命大半節省受賜無窮矣其便三苗賊充斥皆垂涎商賈負載商賈既由新途自阻絕諸苗窟穴不待勦戮而賊自無矣盜

未焚草

上卷

三二八

賊息地方免跟捕賠償而民亦安矣其便四雲南遠出貴州所以唐末五代有宋皆不與中國相通者為其止此一路迂迴于萬山中也天下萬一猝有緩急而窺伺之徒以丸泥塞貴竹之阨要雲南不待王斧畫自斷為異域矣如新途聞則東道者由貴州西道者由粵西並行不悖聲勢相聯西哽則東通東哽則西通滇可世為國家藩籬滇存則黔亦可長存一舉而兩省土地也其便五有此五大便而不即慨行者或者錢

穀不敷心志不協故耳不思滇每年協濟貴州
不下三四千金那協濟以闢新途三年可得萬
金又或微加派于通省之錢糧或裁減于永昌
閑養之兵餉皆可從長設處以堂堂天朝富有
天下豈難得三四萬金成千萬世之大利哉衆
輕易舉一勞永逸何必狃于惜小費縮手不為
也臣等身經其苦公見其利敢昧死冒瀆天聽
原非為一身一省之私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如果臣等草野之言可採乞

未恭草

上卷

二十九

賜施行遠方幸甚

代作

三月二十五日

謹題為稽積弊以裨實用事臣待罪工垣巡視
節慎庫盈甲王恭二厰業已年餘矣每思國家
害空虚之病急可緩之工苦非巧婦矣又當無
米之炊既張空拳矣又饒無名之費如每一興
作庫藏發百萬金

朝廷止得十餘萬金之用焉庫藏發十萬金

朝廷止得萬餘金之用焉所以然者題請出自

內廷取數不由工部以故財之生也非徵之吸髓
則得之鬻爵乃財之耗也既上不在官又下不

未焚草

上卷

四十

在民朝廷以煩費而窮事功不當古人之半百
姓以剝削而窮膏血不佐公家之急誠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竊意雖有管仲劉晏不能理今之
天下矣夫財者國之命脈也譬之人身命脈浮
游而漫無所着則秦扁望之而却走如此景象
皇上可置之而不一問乎臣敢以身經目擊庫藏事
宜調為數款伏冀

裁施行

一議題復凡遇興作修緝內監題三分該部會同

踏看後題復辦二分存留一分為朝廷節省美
意但所辦二分其中冒破已不貲矣臣經收橋
梁與感恩殿錢糧二次合計該十萬餘金而橋
殿得實用者不過二三萬金焉不惟掩少為多
將惡抵美即一木一縷具足具精絕過眼即化
為烏有矣可見足數欠數統歸無用今後合無
原題三分只派辦一分儘可足用則會收者差
可解嘲而朝廷實受節省之益矣

一議兌同凡會收錢糧訖則本工移文列款於巡
未焚草

上卷

四一

視衙門取其相兌而同也夫兌同既出於會收
之後則會收不久自當速出兌同使舖商得實
收關領如臣三十四年三月內會徐范二主事
收楊璋橋梁錢糧其實在木料不過萬金彼時
衆口嘖嘖謂此番錢糧費用多要領銀四萬餘
金臣已呀其言之過當直延至八月廿五日方
接本工商同閱其數則五萬三千三百餘兩矣
比舊聞又增一萬三千矣夫以萬金工本而舖

墊與別費多至四萬餘金不大可駭乎臣難裁

去其八千兩而五千餘兩竟不可窮詰矣凡此皆為兌同出遲之故今後合無會收一月後即出兌同一可以杜吏胥之那移一可以蘇罷商之痛苦

一議僉派查得先年舍報舖商十餘名衆輕易舉公事不悞蓋因庫銀充足隨到隨領舖墊使費輕少故各役樂於趨事近因舖墊太重庫銀如洗一遇僉商京師擾動如就死地即今見役舖商傾家逃竄止剩六名工役繁興年例柴炭每年動經數十萬而

未焚草

上卷

四二

大工題辦不與焉以六名之疲商奚能供一部之重役此僉商之所必不可免者但商臨時惟憑舊商口報不行拘審以致奸商騙詐不遂即行讐報又將職官勲戚生員的名混報及至具題而彼題免告退逃竄者已去十之五矣紛紛煩擾不成事體合無查照萬曆三年節年事例責令舊商將殷實人戶開報到官臣等逐名審酌即行五城兵馬司掌印官行拘申解會同四司

逐名面審如報不的即同原報面質釋放若真
正殷實一面題聞一面押解着後如有恃玩阻
撓者即行叅送

議覈實收查得各工舖窰灰車等戶夫匠等後
做辦遇一應工料銀兩多因實收稽遲官更吏
代增那作弊今後實收掛號容巡視仍移文該
司轉行本工查回數目相同方准掛號其夫匠
等役向係土著與流寓殷實之家應役近有無
籍流寓投充數多今後夫匠該司會同本科道
未焚草

上卷

四十三

查係土著殷實之家方准收著如不係本著殷
實投充冒名者不許著後領銀

一議

奏留本部應解銀兩自有成數近因各工繁興入少
用多寡不敷用又兼各處奏留甚多即如南京
例銀銅商赴彼徑領以致庫藏如洗今後各省
一應錢糧盡行解部遇有緊急錢糧該省自行
設處不得仍前奏留致紊舊制

一議止煩擾查得預支一節通狀到部批司行本

工查回方給周折煩難及至查回給領掛號已
十費其二矣到庫守候不能按數給領本工責
比錢糧揭債辦納銀未領完而費已十之四五
矣各役烏得困累乎蓋物料之美惡工程之
遲速本工職掌題辦物料出批數目該司職掌
况既經會估該司業已給批派辦則執批開領
不係詐冒可知又何必復行查本工以滋一番
之擾今後預支本司掌印徑自擬數呈堂定奪
批准即給手本領狀掛號赴庫開領不必行查

未焚草

二表

四十四

一禁冒濫查得各工委官鑽求用至十數員每員
下書役數名坐匠坐夫需索各役苦累不堪今
後委官查係本部屬官及各衛賢能經歷方准
差委其十庫候缺大使及省祭等官不得一槩
濫委無分大小工程差委各官俱要知會本科
道如踵前弊即行裁革

一覈夫匠日工夫匠工價經年不出實收職官更
之時以一作十以千作萬多方滋弊名為王岡
今後不分大小工程委官將上過物料做過日

二查開的數造冊一本每月親賚呈遞案候稽
查

一議木商兌支應領價銀該司徑自兌給出咨不
由本科道查覈相沿有日今後各商應領價值
將該司印給領狀并援例庫帖俱先赴巡視衙
門掛號候下庫之日俱要到庫公同標註領狀
及庫帖作收作放方發驗給庫收次日仍赴科
道銷號將庫收隨投該司驗實然後出咨如庫
收未經銷號先行咨出者即以虛冒論如此兌

未焚草

上卷

四五

支清白虛冒無由 三月二十六日

謹題為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懇乞

聖明亟下廷推以採公論以揀燃眉事項者輔臣朱
賡以獨力不能肩重揭請

皇上點用二三閣臣情詞痛苦迫切我

皇上亦洞鑒其衷

天語溫慰有枚卜閣員朕知道了之旨矣臣等復何
說焉惟是靜聽月餘未見動定審時度勢則卜
相一節方今吃緊急着會推一節又卜相吃緊
急着推而當也仰體

未焚草

上卷

四六

皇上慎重之心天下於此卜熙明之會推而不當也
愈堅

皇上輕玩之心中原未免有陸沉之虞臣意既謂之
會推也當於臨推之時九卿各陳所推之人取
裁於冢宰商訂於科道酌量可否允協物論然
後落筆呈請賢也與衆共登之不肖也與衆共
棄之豈不至公而至當哉乃今之推法則大可
異矣臨時一揖漠不相聞各書所舉矻乎不披
雖冢宰秉衡不得而雌黃焉監視科道逐班畫

諾不知誰為誰舉如閃電過前目不及瞬焉則
抑何取於會推為也且如近日南都缺吏部司
官推至五六人不為不多矣而江北絕不許一
人掛名豈四府皆不才也而長安有吏部不放
渡江之謠廣西缺巡撫推者八人盡出各省左
轄豈內堂無一人也而長安有當香絹送人之
謠故一司官缺得一正一陪足矣何必人人闌
入以滋奔競一巡撫缺得二三才望足矣何必
盡數兼收以顧面情凡此皆會推之流弊也夫

未焚草

上卷

四七

統百官均四海者銓部也取數多寡

聖天子有何成心繼自今當一身肩任採不厭博收
必拔尤豈散權以示公眾政以脫擔使一兔在
野衆夫引滿而人心士氣為之大壞也若乃會
推閣臣此何等事今何等時中外想望之切天
下治忽之閑在此一舉尚可邪正並進以倖中
執節見臺省次第論列明刺暗指不堪爰立者
亦既彰彰於人耳目此豈求多於諸臣政慮會
推不當恐一時誤及之也往者二相去國之初

即有詐捏揭沈鯉密薦李長春揭帖傳播長安
故為倒置以亂聽聞及托病托差者雄心示退
以希大物

聖明在上天日在頭可雜投而襲取乎蓋才品自不
容掩國事寧堪再誤昔包孝肅清正絕俗及其
欲相知者猶謂天下從此多事王安石負一世
才名舉朝方慶得士識者逆知此人相必誤天
下蒼生今先論刺諸臣自顧與孝肅安石何居
則亦可為之爽然矣地位優崇則副答難稱其
未焚草

卷上

四八

職天下多故則任用必極其選與其點後而攻
擊傷體何如事先而極塞倖門固非好持人之
短長也臣記萬曆十九年九月吏部尚書陸光
祖一本為申明職掌以重閣臣之選事內言蘭
谿新建不宜內降入閣辦事有

祖制決不可廢內降決不可啟等語隨奉

明旨云原不為例後還着會推未幾蘭谿新建一以
庸鄙敗一以奸貪敗矣蓋內降既斷不可行而
勢不得不預防於未然之會推也今諸大臣中

不乏老成端亮矢公矢慎同容同謀舉天下第
一流挽國家方蹶運奉行

皇上美意俯答天下衆心如是臣等之言亦贅疣矣
抑臣猶有請焉會推時不貴多而貴精不利緩
而利速如舉非其人臣等不難露章以冒怨如
舉得其人仰懇

皇上就中即賜點用若復遲回不決而曰再推幾員
來看則小人由此進君子由此退矣何也天下
止此數人首事猶存公道况邦人常巧正人常
未焚苴

二卷

四九

拙一推不效萬枝畢投是

皇上明藉邦人以巧逕又為之揃其拂而張其局引
類連茹賊害正類天下之事去矣勿謂臣等不
先言也臣憂亂熱衷干冒

天聽倘蒙

省覽施行

宗社生民幸甚

四月初六日

謹題為

廟堂清議宜明部臣持論無別仰懇

聖人勅下原疏從公勘報以彰國是事臣惟天下有
真是非發于士人之公議論所謂清議也清議
在人為良心在朝為國是朝廷採之以行其黜
陟則好惡不拂乎人君子持之以無恐是朝廷
與清議宜相符不宜相敵也相敵則清議不行
而國隨之矣譚者依之以別其雌黃則脉線一
歸于正君子望之以為的是士人持清議宜憑
理不宜憑氣也憑氣則清議不明而言反輕矣
臣嘗攷覽漢唐宋末季治亂興衰靡不由此而
今天下百度俱廢此脉獨嚴是固不可使紀乃
可使溷哉臣頃接郵報見戶部主事田一井一
本懇乞

未焚草

上卷

五十一

聖明鑒臣愚直容臣祿任以勵臣節事中間指摘戶
部尚書趙世卿吏部侍郎楊時喬兵部尚書蕭
大亨及遼東稅璫高淮臣卒業再四見其援引
禱出詞旨多歧及細尋其立論之由始知為解

大同餉銀二萬兩錠數外又重四十兩而發也
夫部臣得于目擊臣實旁觀安敢遙度彼中是
非但侍郎楊時喬雖無人倫之鑒而清介徹骨
不淄尚書趙世卿夙有氣節之名而調停一時
稱善此二臣者皆未聞顯過也乃詆以引類逐
孤縱云不識節者亦近世理財學術原未講貫
耳何遽以大奸目之乎夫人心術才品如薰蕕
不共器玉石不相侔安可同類而共訾之也即
以重銀一事言之在省直解京必有火耗數至

未焚草

上卷

五一

二萬豈無贏餘在庫中支放稱兌取平即有積
餘總歸正用非所云竭百姓之膏血亦不容該
部之染指一井豈其未之思乎致惜四十兩金
錢痛詆两部大僚與大亨高淮等則發端亦何
小也臣以為論事于公道大明之世則魏公之
言為是而善惡黑白不可大分論人于頑鈍無
耻之時則大易之訓甚明而邪正消長急宜早
辨况今六曹尚書止世卿一人六曹侍郎止時

喬二三人廷推愈急

天聽愈高禍亂岌岌調度政苦無人復令二臣效顰
乞去則曩者猶病乏人今不絕無人乎一并于
臣為同年臣嘗與之交契每見其感時熱衷義
激岳泣竊誦之壯之忽興言及此心實無他言
似過當矣臣後友誼先國事義不容嘿伏望
皇上檢發一井原疏三臣辯疏

勅下九卿科道秉公會勘孰干議孰不干議某當留
某不當留不得一槩杜門耽延誤事庶清議明
國是定而揀時急務莫大于此矣臣無任竦懼

未焚草

上卷

五二

待

命

四月初十日

謹題為政本重地不宜怒納匪人謹遵

旨糾叅以消後患事竊惟會推一節臣等慮薦舉不當誤國不小言之幾至焦唇殺舌先奉

聖諭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即行糾正勿得點後纔說欽此蓋恐誤推誤點欲臣等言之方推聽之既點至哉言矣乃本月十七日得

旨會推閣員六七人有屢掛彈劾如侍郎李廷機者又列名其中矣正

未焚草

上卷

五三

明旨所謂未點糾正時也臣可無言乎夫廷機之有今日臣知之久矣微詞諷之矣法語折之矣多言攻之矣俱不蒙處分

皇上試思從來南北文章即在位者猶當罷斥矧未用者而可闌入乎諸臣與彼官職不偏德怨超然何若群鷗競逐一雀毋亦謂人如廷機叨散秩或可而居要地則必播惡辦瑣務或可而斷大事則必債轅故朴忠激切防其舉引今日豈其不幸言而中耶相天下者必相識相度相才

蕪然後堪以平章軍國廷機有一于此乎竹頭
木屑之識非相識也剛愎執拗之才非相才也
褊隘忌嫉之度非相度也必欲以小廉小動似
忠似信妄覲大柄竊意國家縱乏才亦勿令為
歇後鄭五所笑耳往者灾異譴告部上修省一
疏舉朝方意發林時要言回

天動

上乃竟緘嘿夫吾以青衣角帶塞責公論至今鄙之

近日

未焚草

上卷

五四

青宮輟講經二年餘舉朝切切不寧彼若恬然事
外之人不敢發一語懇請該部職有大于此乎
望其緩急擔肩不可得矣聶雲翰故良有司也
直言觸忌正宜借為諒友竟憾恨刻骨秉察典
中之鬱抑以死戕賊善類此非一班乎遷轉司
屬悍然紊序致銓部數為往返牢不可回今司
官甚為不平安望異日以人事君也徇私亂法
此非先兆乎若乃風聞可異者被論時輔臣宋
賡造問流涕叩首乞哀不虞司官從旁共見班

擇時答語倉黃失措又有時對人曰吾輩當隨世以就功名天下事混而已夫隨世浮沉之術而混與捱二字今宦套大病廷機入之膏肓不覺吐露本相也二事果真近于無耻矣即以大體較之現今南北文章彈墨猶潤若彈者自彈用者自用脫再有奸邪向用人知言不濟事轉相結舌是用一廷機而二百年來言路從此斷絕矣會科道推閣員明資糾察酌為去取如十人與之而一人否之縱意見不同自當從否去

未焚草

上卷

五五

名以防奸也昨聞諸臣互為推諉不肯書名相持日久竟以原單粘上勿問賢否則糾察無損益於會推是用一廷機而會推之臺省又可不設矣噫廷機而果賢也言出多口猶當少俟論定以存國體顧可犯清議拂公非隣而收之哉昔王安石才名學行當世無兩聞其入相通國方慶得士而呂誨袖携彈草雖賢如温公亦駭以為未然未幾事權到手任意紛更新法行而无氣索釀至徽欽及誨之言驗而趙宋南矣假

令當時同心合口阻之宋祚未遽斬也况廷機之名行不逮安石萬萬而執拗過之一朝得志凶害而國豈不晚耶臣忝言責生平自矢不忍以曖昧點人不敢以影嚮射人如廷機者斷斷乎知其不可相也叅照得禮部左侍郎李廷機濫盜虛名密授衣鉢腹中鱗甲今日業暫露於司官手上兩雲他年必肆毒於士類似乎剛勁也然硬于下御而軟于上承若謂執持也乃得之鴻毛而失之九鼎此其在宣清之秩且足為

未焚草

上卷

五六

典禮之羞若復據燮理之尊豈不貽廟社之禍乎伏冀

陛下罷斥廷機更加議處于無所指摘諸臣亟

賜點用勿復遲疑則政本得人收脰有托矣臣無任

竦仄俟

命

五月十八日

謹題為

聖躬靜攝日久天下伏機可慮乞採公道以固
社稷事臣觀自古帝王臨御天下頌聖神者何修
得此不過聰明剛斷並用不悖而已惟聰明則
是非獨照而浮議不能眩惟剛斷則賞罰必行
而疑貳不能乘用以撫盈成之運垂奕世之休
皆此物此具也

皇上御宇三十餘年歷世最久練事最熟中間么麼
小醜弄兵跋扈乃斷自

未焚草

上卷

五七

聖衷旋剿無噍類而臣下不能借一箸此

皇上之剛斷而運以聰明者也中間邪正消長幾經
變幻幾經喧囂乃酌自

聖衷始為天下注之旋為天下割之而盈庭不敢議
其後此

皇上之聰明而行以剛斷者也由今觀之凡國家大
機大計有一不先定自上先決自上者乎群臣
望風拜旨相顧驚嘆始知吾

君真聖人也睿謀妙識微獨駕出廷臣萬萬即文明

如周文果如大舜無以加也然豈

皇上獨用一己之見哉亦不過採滿朝之公從天下
之是而已公自生明而明不容煬竈公自生斷
而斷不及掩耳豈其行之屢年廢于一旦用之
初服墮于末路則深居靜攝有不可恃為常法
耳靜攝之初猶有嘿縮天下于

宸衷之微靜攝之久潛有隔天下于萬里之漸是故
大僚任其缺而不即補也權稅任其毒而不即
罷也臺省任其不可支吾而不即考選也章疏
任其置之高度而不即報答也廢棄任其淪落
而不即拔置也邊事任其恣相破濫而不即禁
核也紀法分義任其頹蕩凌亂而不即整頓飭
刷也方今時事孰大于此乃諸臣至焦唇敝齒
不得一報可

皇上果違天下以自用付時艱于東流乎為深居不
出似于明決之中勢必借持重之術計旦莫間
有不可測之恩威不踰時之法令煖幽谷之寒
沃久渴之心無俟臣言之畢矣惟是持重之過

皇上藏于無原天下即于無原中出沒其機緘

皇上運于無形天下即于無形中窺借其蹊徑明為
阿附之私也乃借會推之大典以蓋之詰之曰
吾為大典重耳而呼應之敏捷何其神實為臭
味之投也故假皮面之謾語以掩之問之曰吾
為國體惜耳而却掃之肝膈已若告彼亦一露
章此亦一露章語近踵襲而岐徑遂判于燕越
矣此露章亦不報彼露章亦不報兩見遲疑而
公道決不勝私情矣豈非進退存亡之一大機

未焚草

上卷

五九

括哉臣讀史見齊威一伯國之侯王耳一日召
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即墨也毀言日至
然吾使人視之田野辟民人給東方以寧是子
不善事吾左右以為助也封萬家召阿大夫語
之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至吾使人視之田
野不辟民人饑餒趙攻鄆子不扞衛取薛陵子
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容也遂烹阿大
夫并譽者于是群臣聳懼不敢飾詐齊國大治
強于天下即此推之浮游之口未必真而公共

之論乃為當又况乎以不毀為毀巧用其毀以不譽為譽巧用其譽此尤不可方物也苟不稽衆口採輿論安知不以冥冥決事誤天下蒼生乎夫進退者人主之操柄也臣下不得而干也是非者言路之職掌也

皇上亦不得而固也進退而下符于是非治世之休徵也是非而上忤于進退亂世之弊孔也今日之事在

皇上寧可矜憐之曲庇之以顛倒進退之權在臣子

夫林炎章

上卷

六十

不可昧其目昧其心以變亂是非之實在

皇上寧可洞燭未徹持猶豫之見自有白黑較著之時在臣子不可閃爍不先重幽遠之疑以養邦國殄瘁之禍凡此皆為

皇上深居不出故正出者旁溢者勢必襍進不知真小人之門固多荆棘似君子之門亦有隘窳附真小人者固為小人附似君子者亦非君子士君子以中立提身不黨報國獨來獨往正正堂堂肯俛仰于人無益而取損哉獨其一設是非

之真浩大之氣原自橫天壤沛江河耀日星世
界可壞惟此不可磨滅耳臣願

皇上定極思動乘秋爽

視朝日進閣部大臣商確急務令科道官得隨朝見
面陳天下利弊是非

皇上從中決發數年美政一旦舉行數年弊政一旦
改革灑然與天下更始如大明當天幽闇悉耀
為光明矣不然昔人謂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
則天下事可知可不為明鑒哉臣五年度常七

未焚草

二卷

月給諫非不知緘嘿取榮依違免禍然薑桂之
性葵藿之心自分已定苟持議論佐國毫毛即
捐頂踵碎身骨所不辭也伏冀

聖明垂神

六月初四日

